

國子監志

國子監志卷五十六

金石志四

高宗純皇帝

御製說經文石刻

書小序考

謂劉歆班固誤以孔子纂書為序者。出於蔡沈之集傳。謂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作書序者。出於孔穎達之疏。穎達且謂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以余思之。詩序既非夫子所作。則書序

亦定非夫子所作。何言之。使書序辭義精於詩序。則為夫子所作。或不可知。今書序遠遜詩序。朱子亦以為非夫子所作。而馬端臨且謂詩序不可廢。書序可廢。是知書序乃出於漢儒所為。徒以不能定其為誰。且相傳已久。未可擯棄耳。蔡沈作書傳。疏其可疑者。附於卷末。可稱具卓識。而王天與尚書纂傳及監本尚書注疏。仍列於前。雖姑從漢孔氏之例。然未免有擇焉不精之疵矣。至我

皇祖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全錄。蔡沈攻駁書序之語。復

採朱子及諸儒糾正之說。挾疑示的。足為千古定案。故茲不復贅論書序之非。而特定書序為非夫子之作。書於王天與纂傳之卷端。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從來釋書者。率云闢四方之門。以來賢俊。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以去壅蔽。夫明目達聰。以去壅蔽。似矣。而所云闢四方之門。使賢者由此而入。則是門當設於何所乎。舜制九州。幅員不為不廣。四岳十二牧之徒。內外弼亮。豈必設之闢闔。以限量之哉。蓋目為

視之門耳為聽之門。闢門者闢此耳。明達者明達此耳。苟其視聽無所壅蔽。則賢材亦由是而升。民隱亦由是而達。使不能兼聽並觀。則所謂賢者未必賢矣。故闢門明目達聰。本為一事。不可歧而二之。且兼聽並觀。尤以得賢為要。設不能得賢。則兼聽並觀適滋叢脞。又何民隱之能周知乎。故為君者。以天下人之聰明為聰明。則公以一二人之聰明為聰明。則私言之易而行之難。此吾所以望勲華之世而興歎也。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自昔聖帝明王以堯舜為極則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時舜之咨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時其重民天而厚民生之心若合符節而探本究原則莫切於時之一字知其時則恒雨恒暘動關深宮之慮祁寒暑雨時切鄙屋之憂夫其川澤山林非時有禁宮功磬鼓非時不使猶其後焉者也

欽哉惟時亮天功

帝舜於四岳九官十二牧各有所命而總告羣臣則無多言惟曰欽哉而已欽者敬也自古及今未有不

以敬而興亦未有不以不敬而亡者詎惟董百官康
庶事而已哉故惟欽足以槩括治理即舜之所以受
於堯而亦將以授於禹者也夫庶官之事皆君之事
君之事即天之事亮天功者君任其總而臣分其績
設謂舜責其羣臣以寅亮而已若不與焉者此豈知
舜者哉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

舜之戒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者無過不及之
謂也而必其精一之至人心盡泯道心常存然後措

之施行而無一之非中。蓋所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其亦承帝之訓而反覆乎
中之難執耳。夫不可咈百姓以從己欲。中人以上皆
知之。至於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非執中之大聖。則
或不免矣。蓋道者何。中之謂也。不及者無論矣。若違
道以邀百姓之譽。此其心先不以誠待百姓。其流必
入於雜霸之治。而過之矣。將與不及等。故誠能動物。
違道則不誠。不誠則不中。此虞廷交儆之辭。所以為
千古治統之源也。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二典三謨皆言政之經而提其要則莫過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二語蓋視德與政為二者莫不謂德為體而政為用有內外之分焉惟其分而為二是物我之念生而其愛物之政究非體天之德也夫聖人視德與政皆一體之事本天良而修德而不見其修之為我也率天德而施政而不見其施之及民也德即政政即德而天下豈尚有不養之民哉故府修事和黎民於變胥天下養民之政皆聖帝明王惟精惟一

執兩用中之德所流出也。豈後世崇尚功利。數揚聲教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六府三事。皆養民之政。而惟修惟和。則各有序。有由。已有不能由己者焉。何言之。五行之相克相生。皆一定之理。洩其過。補其不足。皆可以由。有養民之責者。之修之也。若夫三事之正民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雖由於養民者之和之。而和豈易言哉。正德在於利用。利用在於厚生。厚生何在乎。在乎使有菽粟。

如水火耕九餘三或可由善政以致之而時若雨暘
綏豐錫屢不可由人力以致之也故惟修可以由己
而惟和不能由己必在陰陽之和雨暘以時則此和
豈易致哉亦惟祈年慎德飢溺在懷而尤重於察民
隱不諱災或庶幾其致和此勸歌勿壞之意乎

大禹謨允執厥中

允執厥中乃二帝三王所傳之心法心法即治法也
心蘊內而治施外舍執中無二道也蔡沈注書以為
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厥中蓋取論語之言今堯典內

無是語也。然舜之詳言人心道心之公私必當精以察一以守亦不見堯典也。舜之語非堯所授乎。精察一守即所謂執中也。其下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後漢苞氏注以為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蓋以為吉言矣。而宋朱子注則以為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似以為凶語。而予則以為朱子所注得理且非凶語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為人君者誠念四海民之困窮法文王之視民如傷則必思所以濟民之困窮雖不能博施濟衆而民之困窮者究不無少救。

亦可保其君祿之善終。即洪範九五福之考終命。豈不善乎。若為君者。不思四海之困窮。而自恣其樂思。欲保天祿之永終。得乎。因經筵略釋經義。故簡而言之以戒萬世之為君者。

按洪範九五福之考終命。自來講家皆主壽終之說。予則以為其說未備。蓋終者。謂終其事。非終其壽也。若謂終其壽。則人生胥有之事。且既終矣。何有於五福。舜典言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即始終其事之謂也。堯授舜而堯之事終。舜授禹而舜之事終。人君受

命於

天能終其事即所謂考終命之福也。且以人臣而論受一職能盡其職復膺遷擢是即能終其所受現在之職也。人君能終其事豈非能終其天祿乎。至漢儒包咸注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語謂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似有規避之意。朱子所解似為凶語然實非凶語也。人君自警知懼不自滿假即易所謂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豈非吉語乎。是以謂之得理為君者長存此四海困窮之念則必敬

天愛民孜孜勤政雖以四海之大民物之衆不能家給人足而物力則常存愛惜偏災則優予賑恤亦何至有民不聊生僂焉如不終日之象而兢兢業業守位聚人天祿可以長終福莫大焉此非遷就包氏之說正與洪範所言考終命者互相發明爾因作經筵論略而未詳茲復申論之

卜筮說

圭璫封建井田以及公尸像設之說既陳則卜筮亦有類於是者不可不申其義而為之說

夫以上六事。余可以直指其非理不可行。而卜筮則古聖人所以幽贊尚占。開物成務之為。奚敢輕措之辭。然而古今異宜。能行與不能行。亦不可以不辯。何則。今之時非古之時。今之人非古之人也。洪範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蓋古時必有習卜筮者。讀其書。通其法。今其書其法何在。而讀而通之者又何在。且讀之通之之中。尚當擇而建立之。其亦難矣。夫所謂擇者。必擇其明通公溥。無適無莫之人。使其卜以靈龜。筮以神蓍。然後能通天地。愜鬼神。定吉凶。居今

之世能得向之所謂乎如漢之京房唐之李淳風宋

之邵雍明之劉基或類其人矣而問去聲世一出且無

靈龜與神蓍安可以卜筮况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是其間已有疑焉以有疑定問疑謂問所疑之事也原無一

準故余不敢云古聖人卜筮之說為無而實謂今之

無卜筮之人與其器謂靈龜神蓍則亦可無卜筮之事也

且舜之命禹曰卜不習吉可知古之時已有不用者

矣至於盤庚之卜稽大誥之卜陳所謂世治聽人世

亂聽神神道設教以安衆志耳豈如大舜之志先定

而詢僉同哉。且國家大事動資卜筮以定吉凶。則言

吉凶者紛至將何適從。豈不同待議論定而敵兵早

過河乎。

即如去歲廓爾喀賊匪侵擾至後藏扎什倫布。有濟仲喇嘛羅卜藏丹巴者。於吉祥天母

前占卜。

妄稱不可與賊打仗。以致衆心搖惑。并將派

出堵禦賊匪之各喇嘛。

番衆全行撤散。於是賊匪毫無畏忌。遂至廟中搶掠金銀供器及塔上鍊珠。松石

珊瑚等物。

因今鄂輝查明後即將羅卜藏丹巴剝黃

正法。

既令衆番知予保護。黃教若遇教中敗類亦必

明正典刑。

不似元季之過於崇奉。轉成虐政。亦以示

占卜一逆。

適足惑亂衆心。不可不加懲誡耳。茲故明言卜筮不能行於今

而以大舜不習吉之言為準。然舜豈無所本哉。漆哲

文明溫恭允塞。具此德則通天地。愜神明。動罔不吉。

又何卜筮之足藉乎

近作數篇似有意與古論異然胥非新奇可喜之言而皆平易據理之論聊附書之以待後世通儒之究正耳

在知人在安民

臯陶言人君為治之道在知人在安民斯言也實示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舍是無他求矣夫知人安民非二事也人君以一身臨萬民之上萬民衆矣豈能一一教之養之是在知人善任內而百官外而民牧

必各稱其職而能其事。以相輔弼承宣。然後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夫使若而人者。皆各稱其職而能其事。豈易致哉。故大禹吁之曰。惟帝其難之。而何憂何畏。皆重於知人。是安民必在於知人。而知人尤難於安民。能知人則無不安之民矣。夫以神堯所難之事。而為帝王者。無不有是責。嗚呼。可不畏乎。可不慎乎。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人君亦孰不欲知人而安民哉。然知人固不易。人固不易知。天下之人衆矣。人君則惟一人。以衆人之心。

欲斷一人之知而一人持此一心以應天下衆人之
心且欲知之無遺焉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難矣然
禹必曰惟帝其難之者何哉蓋自是者見人之非而
不見己之非自易者見人之難而不見己之難惟帝
欽若之衷常見己之非常見己之難是以知人本難
而堯能官人則不難矣能官人斯能安民若夫黎民
之懷必其深仁厚澤實有淪肌浹髓使百姓尊親於
自不容己有非騶虞之政所能勉強而致之者矣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是言人君主敬之學也蔡
傳以為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馬是猶在
事為邊說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是知人
主一心一日二日之間萬幾伏乎此若不以戒謹危
懼持之則敗度敗禮之事因是而起雖有瞽史之諫
瞽御之箴而幾微之間理欲之戰人所不知而已所
獨知之地非兢兢業業慎之又慎則天命民畀有所
弗保矣

一日二日萬幾

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蔡氏解之曰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然予以為此幾應訓心而不應訓事夫事之來於外者非以心應之於內乎且事雖至多一日二日之間未必至萬設果至萬則一日二日之間亦必不能盡酬叢脞之失斯不免矣若夫心蘊於中則無一息之停無一息之停則其思慮有不啻以萬數者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使非兢兢以守之業業以持之則所謂朋從爾思逸欲於是乎生矣是臯陶亦有聞精一執中之傳特具體而微

耳。無曠庶官。蓋見之施行者。然則帝廷吁咈咨政。豈有外於一心哉。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天高聽卑。一念之克罔。聖狂分焉。而天之眷顧與否。亦捷於響應。故求天於天。不若求天於己。人事盡而天理見。幾者事之微。天理存而人事修。時者理之運。無時無事而不戒。勅則不睹。不聞之戒。慎恐懼。勵朝乾夕惕。而無閒。以是而對越顧諟。庶幾乎私欲潛消。克己復禮。以之修身。則履中而蹈和。以之施政。則形

國子監志

卷五十六

金石志四
御製說經文

十七

端而表正即臯陶之颺言亦豈外夫大舜庸作之意哉

屢省乃成

樂於興事者固易至於紛更習於姑息者亦易至于玩愒屢省乃成蓋兩致意於勅諭而非一惟戒夫率作也蓋紛更之失如無疾而投醫玩愒之失如有病而不藥其致禍雖有遲速之分而其終致不起則一也故興一事焉必謹於其初不可為近名邀利之舉不可用一己偏執之見慎厥終惟其始使日久而可

行行之而無弊。即當無事之時。亦必朝乾夕惕。謹幾慎微。省之於不見不聞之際。而待之於無形無聲之表。夫然後氣體清明。措施咸當。以之存養斯廓然而大公。以之臨蒞斯物來而順應。解書者率致意於興事之省察。而未慮夫宴安之酖毒。此不可以不辨。讀高啓威愛論

高啓著鳬藻集首章即威愛論。讀之卒篇歎其知一而未知其二也。夫兵者非常用之事。以仲康之賢。討義和之亂。承命者猶恐其威之不立。而功之不成。啓

所云好生惡死人之至情有威則怯者勇無威則勇者怯其言皆是也至謂使國君而知此則國可以治天子而知此天下可得而理則失之甚矣夫治國平天下非若用兵偶行之事也御衆以寬寬則得衆猶恐吾仁之不能廣被焉孰謂徒作其威使下無所容而可以治國乎天下哉且自古亡國者多矣失之威者其亡速失之寬者其亡緩致亡雖同然緩速之間斯有別矣吾非謂當失之寬蓋闢啓謂宜威克之言示有君人之責者當體天心仁民愛物雖辟以止辟

仍存哀矜惻怛得情勿喜之意非不用威而不可徒恃其威蓋威者猛之類愛者寬之施寬以濟猛威愛並行或者其庶幾耳余故謂啓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讀其論者不可不察也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先儒謂動而以義制事靜而以禮制心斯言也其殆未知成湯建中之道乎夫建中謂何義禮是也事有萬端而總不出一義心操萬化而總不出一禮心者事之體事者心之用然未有體立而用不隨亦未有

用彰而體不附者若分動靜內外而言則義禮判為兩途又何能制事制心哉故義非特制事亦以制心禮非特制心亦以制事何言之義主化裁事制而心益得其不偏不倚之體禮持損益心制而事益彰其無過不及之用此則成湯之大德所由懋昭也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諸家解此者大約以其難其慎屬之君惟和惟一屬之臣如是則是伊尹泛訓之辭而非訓太甲之辭矣蓋難於任用慎於聽察此固君職不待言矣即惟和

惟一何莫非君職乎哉。且也不惠於阿衡。是不和也。庸固念聞。是不一也。以致過訓允德。是既和且一。然後能為商令主。而謂是為訓人臣之語可乎。然欲和一於後。必當難慎於先。周而不比。慎終惟始。用是道也。則君子進而小人退。相需殷而相得彰。蔡傳引而未發。予故申而論之。

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說命四言。余向為乾清宮屏銘。亦曾發明其義矣。茲因繹臣民之義。而益凜為君者之上宜法天。下宜表

率臣民也。夫人君而不能法天，則何以使其臣民胥
欽若而從乂乎？且法天非虛言也。必至公無私，弗用
聰明而於理於事，自無不聰不明。於是乎取舍當而
賞罰明。臣民其誰不欽若而從乂乎？設不能克己復
禮而欲其臣民之欽而敬之，從而順之，是則逞私欲
而背天理。予無樂乎為君，一言喪邦，胥在是矣。可不
慎乎。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乾之文言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大有之象曰：應乎天。

而時行。此傳說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所由昉乎。一日
二日萬幾。幾即慮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其憲天。
故慮無不善。而動皆合宜。若必待事物之來。而後慮
之。慮焉。而又擇其善而動。以時。則其失時亦已遠矣。
王安石夏葛冬裘之譬。非不切近。然彼惟審於寒暑
之宜。而昧於幾慮之先。故動至弗善。而違天拂民。有
所不顧。然則有司化處事之責者。可不懼哉。

讀洪範

洪範一書。為箕子衍神禹之言。以誥武王者。不惟姬

周一代制治之源即萬世帝王制治之源也九疇之敘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蔡沈二言盡之矣而余獨以為萬世帝王制治之源者何蓋君者民之本也譬之木乎本正而枝自隨故疇雖有九無一不關於為君者之一身一心可不慎乎然余之所以有會心者固在皇極之建九疇之省而原始要終則在乎第九之嚮用威用矣余蒙天篤佑得建五福五代之堂其說已見前記茲以六極自省幸而無其五而不能去其一所謂憂也春憂雨

之不足。夏憂雨之。或過秋憂歲之不登。冬憂雪之未

降。無不先時忖度。切切於懷。至於古稀說之八弊。庚子

年作古稀說。數前代之弊。政有八曰。強藩曰外患。曰

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倖。事皆無

一。仿佛者。今又聞八年。隨時省察。不敢自

恃其無慮。或萌其漸。未嘗不日惕於懷。時憂其或

萌。合寰中之萬民。時憂其失所。所謂先天下之憂而

憂者。不可究極。而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曾無幾希。是

則此憂不能去。而亦不忍去。且更不敢去也。夫季世

之君。但知其樂而不知其憂。以致受大憂而不可救

藥者多矣。余幸於六極中。免其五。而得其一。則此憂

也將拳拳守之而惟恐其失之或者邀

昊眈符宿願得歸政之後庶可免此憂乎然更當教子以體余之憂為憂方將萬世守之庶幾永承

天眷是則臣民或可去其憂而為君者終無去憂之道萬世為君者當共勉守此憂庶幾不致大憂而保後樂尚敬之哉

五事箴

懿戒有訓抑抑威儀洪範五事始貌終思動罔或愆敬義夾持作肅惟恭非禮弗為顧諟明命日監在茲

輯柔爾顏。友君子時。屋漏有愧。差之毫釐。顯印令望。夙夜是祗。毋尚巖巖。咫尺天威。毋示詆訑。右史有司。溫恭允塞。為德之基。樹之軌範。視此箴辭。

右貌箴

恢恢寰宇。一人是主。維命靡常。有德斯祐。王言如綸。被乎下土。無易由言。惟敬作所。彝訓聿昭。四方是矩。卓彼前王。樹茲諫鼓。柔亦不茹。剛亦不吐。進彼嘉言。袞闕堪補。聲為之律。毋逞喜怒。白圭謹言。玷不在鉅。金人三緘。非禮勿語。從斯作乂。敬茲九五。

右言箴

維目司視其德曰明明有由蔽物引欲萌伊古有訓
五色目盲勿眩錦繡勤省農耕勿玩珠玉企望賢能
知人則哲體察物情曰視有要視於無形如水如鑑
萬象自呈靜虛動燭其本必清垂旒端冕儲神致精
日月環照無幽弗瑩克艱厥后永正玉衡

右視箴

宣聖有言非禮勿聽矧維建極承天永命惟精惟一
敬勝義勝何以達聰容納諫諍執兩用中旌賢表正

既高乃聽亦遠彼佞五音耳亂樂必放鄭九歌驗民
八風體政亦越卷阿矢音有詠雖隔九重而知民病
雖聆萬言而執一柄毋俾聽榮尚其居敬

右聽箴

基命宥密厥惟思哉翼翼小心為德之茲是惟弗思
思則弗回勿狃宴安而遺遠懷勿侈豫大而弛心齋
貌恭言從匪思曷階視明聽聰維思是裁無黨無偏
惺惺靈臺勿縱其欲縱欲成災克己復禮四德具該
朝斯夕斯

天鑒恢恢告我後人皇圖永培

右思箴

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建極敘福。不必定指壽富康寧之類。且九疇已對言之。何獨於五而又引而未發也。蓋五既為皇極。有君道焉。君者為人倫之極。五倫無不繫於君。則五倫之敘。即為君者之能建極。而敘時五福。以錫庶民也。其或風俗澆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不能盡其道。而協其倫。則是皇極之建。有未臻。夫極以期天。

下之治其難矣。天下大矣。兆民衆矣。以此之大。以此之衆。而有一不能敘其倫者。皆人君之責也。敘是五倫。斂時五福。以建皇極。豈易言哉。豈易行哉。

作福作威論

洪範六疇三德而衍其辭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斯言也。箕子蓋引而未發。所包者廣。而蔡沈作傳。遂以爲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戒其權不可下移。其然。豈其然乎。夫福威雖自辟作。亦視其人之自取。是作之者。不可不謹也。其善者乎。戒之用休。而非吾有意福

之也。其不善者乎。董之用威而非吾有意威之也。是雖有作之之名。而無有作之之意。所為作而無作也。設徒曰辟。可以作福。作威於其不善者。而福之於其善者。而威之。則彰瘡有乖。刑賞顛倒。其可乎哉。善乎司馬光之言曰。誅一不善。而天下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人主必聰明剛斷。然後能收威福之柄。蔡沈之權。不可下移。蓋取諸此。然光徒見及於福威之不可錯用。而未見及於作福作威之在人自取。必知在人之自

取。然後不致錯用。余故申其說如此。

五福頌

有序

寧壽宮後曰景福宮。我

皇祖奉

孝惠皇太后所居也。余既豫葺寧壽宮為歸政後燕憩之所。而景福宮則仿建福宮中靜怡軒之制鼎新之。軒有屏。嘗撰五事箴揭之。以代銘座。斯宮義取頤養。實惟五福為宜。夫五福世所豔稱。顧昔人無闡之者。爰頌而列諸黼黻。第考洪範五福傳疏。或分詮。或遞

釋無所專主。余以為壽富康寧及考終命皆受之於天。而好德則修之於人。玩五皇極之辭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與此互相發明。中庸言位祿名壽。必推本於大德。足為五福主德之證。而正蒙所云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尤深切而著明。余故於攸好德之頌。詳暢厥旨。然帝王之福。乃天下之公。而非一身一家之私。其徵自與常人異。誠如所期信為備福。余益惟敬修德以迓。

天庥而弗敢期其必。

箕疇凡九。極建惟五。斂時五福。其目未譜。於九詳焉。壽為初祐。華封所祝。麥邱所語。唐堯則解。齊景則喜。聖弗聖分。於斯可覩。景福之宮。肇我

皇祖。竹苞松茂。以養

聖母。歲久重葺。倦勤擬居。作此屏扆。五當其數。衍繹範言。頌是曼壽。詩引昌黎。敢怠永久。

右壽

國君大夫。問富答殊。有天下者。奚問答諸。既艱問答。其富若無。然亦有焉。乃在民乎。

宣尼正對萬世帝模省力薄賦猶可免圖時若雨暘
屢豐難期是用危懼敢謂尊居又若求材常苦不足
艱致者多詎曰金珠菟裘豫營勒此屏辭設誠符望
肩卸心娛

右富

皇清開國承運奉

天宅中建極敷錫八埏茲百餘載將萬斯綿

三聖繼承謨烈丕宣藐予小子佛時仔肩治圖康寧夕
惕朝乾愛民析歲察吏求賢雖有梗化弗致蔓延九

州安內萬里拓邊幸未隕越敢為僊言八旬有五擬
茲引年敬之一字用作心傳

右康寧

福何由生端在乎德德復在好人我胥棘顧名思義
行道有得然殊吉凶原道言愷吉則徵善凶必召惡
應好其善樂乃無射五福之四賅彼四則皇極數錫
無好必斥作汝用咎祿賢是篤五九相應訓君尤亟
勵以多年子云敬式垂老弗諼漸告方來

右攸好德

踐阼之初炷香告

天設蒙

洪庥歷六十年便當歸政以授後人豈圖逸豫有願於中於穆

皇祖幼齡居尊六十一載化被海壖小子廿五繼體承乾敢同

祖歷耆耄况臻新茲景福爰待即閒存吾順事橫渠銘焉九疇所云五福冀全然未敢必敬俟

天恩

右考終命

讀召誥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予讀召誥之篇求其
一言以蔽之者莫若曰曷其奈何弗敬。蓋召公因成
王始政拳拳致告。蔡傳所謂究其歸以誠民為祈天
之本。而又以敬德為誠民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則所謂奈何弗敬者非挈一篇之領要乎。夫奈何者
一唱三歎之意。言有盡而義無窮。奈何者更有不忍
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敬之施於

國子監志

卷五下

御製說經文

富

外者也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然必敬勝而後能義勝則又敬之存乎內者也內外交養誠實無妄祈天永命其弗基於此乎茲因謁明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敬為棘且君者

天之子也

天者君之父也父之於子無不亟其愛子之於父當無不亟其敬然及其失父之愛一再失其敬者猶示以警以訓誨之至於訓誨而弗改則父亦弗愛之而已矣嗚呼可不懼乎可不敬乎歷代遙矣不可屈指數

明之事則近可徵也。如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應其亡也。而天弗亡之。正統之北狩。應其亡也。而天亦弗亡之。正德之荒淫失德。應其亡也。而天尚弗亡之。此非慈父之逭其罪。而仍有所顧惜乎。必至萬厯怠政。天啓童騃。崇禎有猜忌之失。無恢復之能。而後亡之。讀史而有受命保命之責者。可不知懼知敬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讀召誥。鮮能知要也。茲舉其一言以蔽之者。於謁明陵之日。後之攬者。亦可以絜矩知吾意矣。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周公訓成王此二語不惟為政之方抑亦修身之要也蓋明作乃施為之末惇大則涵養之本施為而不出於明作則涉暗而終怠矣涵養而不出於惇大則近逸而寡為矣為學為政內聖外王胥不外乎此至於有功成裕固其自致之效而非預期於其間也是則周公之意豈徒訓王以用其舊臣乎

君子所其無逸

無逸一篇凡七發端而皆以嗚呼始之所以長言詠

歎戒宴安。勵祗懼。三致意焉。而開章即曰。君子所其無逸。實挈通篇綱領。夫所者處所也。即地也。蓋人晝而作。夜而息。皆必有所處之地。不能離也。為人君者。果能以無逸為所處之地。作焉息焉。語焉默焉。動焉靜焉。無不以無逸為所焉。則何私欲之侵。而怠惰之萌哉。召誥王敬作所。益相發明。而著誠深矣。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斯言也。豈特卿士所宜勉而已哉。卿士皆亮天功之人。而用卿士以亮天功。實為君者之責。故必敬天愛

民以永此志。朝乾夕惕以勵此勤。然後有以倡卿士而胥崇其功。以廣其業。故皋陶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慎憲志之崇。興事業之廣。如是則所謂功業者。仍不異敬天愛民之為。而非好大喜功。事紛更而無實惠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夏不能不雨。冬不能不寒。於其常也。而民猶有怨咨者。非怨雨寒也。力耕桑而不得飽食煖衣。斯其艱也。斯民之宜其無時而不怨咨也。治人者豈可不思其

艱乎。思其艱。則當圖其易。而易正不易圖也。必也生
衆食寡。為疾用舒。三物五典。以教以安。庶其救粟如
水火。而民免罹於艱。得少寧乎。然民有可免艱獲寧
之理。而上終不可得有覺易不艱之日。蓋以為易則
其艱立至矣。治民乃一節。若夫守先王之業。綜萬幾
之理。其難其慎。惟日孜孜。又何嘗一息一刻。有不艱
覺易之時也耶。

書夏悮尚書詳解費誓篇論淮夷徐戎事

嘗謂解經者。不可以已意穿鑿見長。欲出人一頭地。

而反晦經義之本旨也。如夏僂之尚書詳解其研精
搜羅酌古準今用意不為不勤。而瑕瑜各半。政以欲
為新奇中之。其他姑弗具論。如解費誓之淮夷徐戎
不失之穿鑿哉。蓋孔安國之傳固已有淮夷徐戎錯
居九州。秦始皇逐出之之語。然引而未發。僂則謂徐
州淮浦中夏之地。安得有戎夷。似先王於此事有不
及。始皇能除害。更泛論波及先王。雖不能逐戎夷而
能用周召。始皇雖能逐戎夷而不知逐趙高李斯。雖
寓鑒誠之意耶。然於費誓經義有何關涉哉。蓋古時

之中國幅員小。後世之中國幅員大。其非中國幅員
以內之地。則率以戎夷目之。如禹貢之萊夷作牧。孟
子之舜東夷。文王西夷之類。不一而足。豈其時東萊
諸馮岐周。亦有戎夷雜處乎。宣王薄伐玁狁。至於太
原。或者其地近北。狄獫狁入居之耳。若夫淮浦徐州。去
邊外遠甚。戎夷何所利。而捨其故土。來居之乎。可知
淮夷徐戎。即其地之土著。爾時或有跳梁梗化者。未
為中國幅員以內之地。故以戎夷目之耳。即如春秋
抑吳越與楚。謂之蠻夷猾夏。不但不可以例今之江

浙湖廣。即漢唐以來已無此論矣。孔傳固已失之。而夏僕以訛傳訛。更枝其辭。以為始皇能除害。先王有不及。而申其不憂中國有戎夷。第憂朝廷無忠臣之說。不已甚乎。支離其辭。而盤座其義乎。

國子監志卷五十七

金石志五

高宗純皇帝

御製說經文石刻

命諸皇子及樂部大臣定詩經全部樂譜諭

朕向披閱明朱載堉樂律全書。所載樂譜內填注五六工尺上等字。並未兼註宮商角徵羽。而於雅頌烝民思文諸詩。以時俗豆葉黃等牌名小令分譜。未免援古而入於俗。又所著琴譜一絃之內。用正應和同

四聲長至十六彈不勝其尤而一音之中已有抑揚高下是徒滋繁縟而近於靡曼有類時曲曾經降旨交樂部皇六子永琮及德保鄒奕孝等將朱載堉樂律全書內疎漏歧誤之處詳晰訂正分列各條載於本書提要之後以垂永久而昭雅正因思詩三百篇皆可歌詠者也魏晉時尚有文王鹿鳴等四章但未著宮調學者茫然不知耳而朱載堉詩譜又固執周詩不用商聲之說以角調譜國風徵調譜小雅宮調譜大雅羽調譜周頌而專以商調譜商頌夫商調乃

宮商之商。非夏商之商也。此其穿鑿拘墟。不待辨而自明。豈足與言五音。述三百哉。且古樂皆主一字一音。虞書依永和聲。雖有清濁長短之節。合之五聲六律。祇於一句之數字。內分抑揚高下。不得於一字一音之內。參以曼聲。後世古法漸湮。取悅聽者之耳。多有一字而曼引至數聲。此乃時俗伶優所為。正古人所譏煩手之音。未足與言樂也。從前朕親定中和韶樂細釋

皇祖欽定律呂正義。考訂精審。皆主一字一音。實為古

樂正聲。永當遵守。現在朝會大典。鐘虞鏗鉤。備極莊雅。朕前於經筵之典。令歌抑戒之詩。於瓊林鷹揚兩宴。令歌棫樸干城之詩。皆親為指定。而三百篇全詩。三代而後。未有全行譜定者。朱載堉所譜。又復雜以俗調。或自行杜撰。不可為訓。所當詳加訂正。叶之宮商。俾操縵安絃之士。皆得矢詩遂歌。更足以昭復古。著派皇子等。會同樂部大臣。悉心精核。其詩篇內。應用某宮某調者。俱著詳審文義。定為某宮調。仍於各譜駢注七音字樣。彙成一書。俾四始六義之文。皆可

歌詠分刊節度。悉符正始元音。庶幾考古而益進於古。以副朕條理集成。引俗入古至意。將來書成時。即名之曰詩經樂譜全書。並將此旨。弁於簡端。亦不必重為之序矣。特諭。

學詩堂記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於伯魚之過庭也。曰。不學詩。無以言。學詩尚矣。然學詩者。豈以駢四儷七。叶聲韻。練詞藻。為能盡詩之道哉。必於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事父事君之大端。深入自得。然後蘊諸內。則心氣和。

平發諸外則事理通達於是言之文而行之遠不讀
關雎麟趾不能行周官法度是則有天下國家者尤
不可不學詩也宋高宗命馬和之為毛詩全圖自書
經以配之間亦有孝宗書宣和之始事於建炎而歲
功於乾道阜陵補書以卒成之乎歷年既遠散失者
多其在內府已登諸石渠寶笈書者凡九卷書成之
後續得者又八卷而以新證舊乃知向所藏或失之
精覈者凡五卷夫真者既知其醇則贗者宜去其疵
於是萃前後可信為真者都為一筭別藏於景陽宮

後殿而名之曰學詩堂。後或有所得。將以是證之。而歸其筭焉。各卷並為題識書之。以傳信永世。卷之甲乙。以風雅頌為次第。而不計書經者之前後。其已登石渠寶笈。今訂為偽之五卷。則仍其舊。亦各為識語書其後。夫高孝兩朝。偏安江介。無恢復之志。其有愧雅頌大旨多矣。則所為繪圖書經。亦不過以翰墨娛情而已。豈真能學詩者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惜乎吾不能揖讓於清廟明堂之間也。

國風正謠

孔子杏壇刪詩曰風曰雅曰頌無所謂國也自毛萇始以國標題而鄭康成因之後世遂沿襲莫知改正夫孔子既以二南別周召而邶以下各從其類邶以下謂之國可也今云周南之國召南之國是何語耶王者有天下之號降而為風見周道之衰可也今云王國是何語耶或曰如是則書所云以長我王國詩所云王國克生皆非乎曰詩書所云統天下國家之王國非列於衛國之後鄭國之前之王國也夫孔子作春秋尊王大一統豈於詩乃降王為國以比於諸

侯有是理乎。且魯誠侯國也。孔子以父母之邦猶躋之於頌。顧以東遷之王朝而等之侯國。不與春秋之義自相刺謬乎。至於幽。乃周先王造基之地。既有天下。尊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亦無復降而為國之理。知此則毛鄭之譌。不待辨而自見。故為是說以正之。後世若宋程大昌之輩。頗見及此。然未能挈要斷之以正。故復有駁其說者。不啻議禮如聚訟矣。附錄數條於後。亦幾暇稽古之所及云爾。

宋程大昌作詩議十七篇。首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

之名。今考之禮王制云。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樂記云。宜歌風。周禮春官太師教六詩。一曰風。皆言風而不言國。本朝毛奇齡引表記國風云。我躬不閱之文。以駁之。夫坊表諸篇。皆漢儒所作。昔人已詳論之。未可以為據也。

宋鄭樵六經奧論。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幽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若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幽詩亦可降耶。其說近是。然樵又云。周召王幽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為

四國之聲。則顯然以二南王。幽繫之於國。不亦自相矛盾乎。

宋李樗黃樵毛詩集解載楊時云。幽風周公之詩也。周公居攝。政由己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之序。陳先公風化之所由。故併繫之幽風。其說本小序。視集解所引諸家較優。然所云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又若必有國而後有風。亦無定識矣。

本朝顧炎武日知錄云。幽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

無幽似矣。考后稷封於邠，公劉始居幽，是周之先封國。乃邠而非幽，篤公劉篇云：幽居允荒于幽斯館，皆言幽而不言國，則幽非國名。不獨周世為然也。即使公劉之時，或曾稱幽國，而武王得天下之後，亦不得復以國目之。且亦無封于孫於幽國之文也。炎武又以南幽雅頌為四詩，而舉禮經所言入樂者為證。論雖創而理亦正。乃又云：自邠至曹十二國為風，無害。則是欲降王畿以下儕列國，何明於論幽而昧於論王耶。

讀史記儒林傳

司馬遷曰。周室衰而關雎作。王應麟撰玉海。因引揚子。周康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謂齊魯韓三家。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又引揚賜傳云。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康王晏起。不見於經書。是誤用宣王之事責之也。齊魯韓三家之詩。雖先出於史記。然總出於夫子之後。信三家不如信夫子。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誠王化之始。豈有衰世之譏哉。司馬遷所云。蓋指孔子傷

周室衰微王道不行故即繼之曰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云云關雎作者周南之首章即刪詩之義耳且如稱堯典可以貫全書則稱關雎亦可以該全詩而於康王始衰乎何有況舉守成之善者必曰周有成康亦不見其有荒政也朱子為詩傳直以為文王后妃時所作蓋本毛萇之義可謂具有卓識而未言三家之失於傳訛茲故申而論之

讀邶風匏有苦葉第二章

詩傳疏及朱注皆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毛孔固失

之而朱子亦未詳考也。夫見於詩書者雄狐綏綏獸也。何嘗不謂之雄牝雞無晨禽也。何嘗不謂之牝牡。乎歐陽修本義云。古語通用無常。雄鳴求其牡者。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又宋逸齋補傳謂雄當求匹。雌不當求牡。斯皆足以喻夫人之犯禮必穿鑿而釋之。謂雌雄當求其雄之雄。今乃求其獸之牡。以為非禮。則禽與獸合。有是理乎。鳥鼠同穴之山。雖鳥鼠同穴。而各為匹配。無亂羣之事也。藉曰禽獸所無。而人為之。斯禽獸之不如。因設烏有之事。以刺淫佚。則

怪亂夫子所不語何刪詩而尚存此章乎且宣姜夷
姜論者紛如聚訟而後朔之事張照已辨之詳茲不
復綴余謂讀書當識大意具正見若注疏家片言隻
字之訛政不必為之勉強湊泊而反晦正義也

涇清渭濁紀實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嘗不題其言蓋彼以隱居放
言之人則可稽古考經之人已不可而况作君師司
政治者乎故於勅幾熙績必不肯置疑似兩可其閒
而於攷經稽古益必求其至當近賦心鏡詩因用邶

風涇清渭濁事。以詩義觀之。則涇清渭濁也。而朱注則以為渭清涇濁。大失經義。夫以者何。因也。涇以渭濁。可知涇本清。而因渭濁。如左以右累。是左者因右而受累。賢以邪累。是賢者因邪而受累也。伊洛以河渾。是伊洛本澄。入黃河而為渾流也。如是者。原不可僂指數。而朱子則讀書明理。何乃顛倒涇渭之清濁。一至此乎。然此非獨朱子誤也。蓋鄭康成箋本謂涇清渭濁。鄭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是康成明言渭濁。不言涇濁。其以為涇清。可知自唐陸德明孔穎達諸人。因之沿訛。而經意遂失。自唐時始因誤解鄭箋。而顛倒

其說其後入主出奴紛如聚訟益不可考。朱子因訛傳訛。後人更不敢議其非。予細繹以字之義。定當謂涇之清。因渭而濁。為是。然予亦不肯遂以為是。爰命陝西巡撫秦承恩。身至二河。自甘省入陝省之源。辨其清濁。今據其摺貼說呈覽。實涇清渭濁。於是予之疑始解。而心始安。因命附錄承恩之摺於後。以誌其詳。設有人議承恩遵旨為遷就曲說者。可親至承恩所至二河。自甘省入陝省之源視之。則是非顛倒立辨。朕當治承恩之罪。不怙過也。

讀書明理。豈易言哉。適書此卷。至鄭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句恍然有悟。設如於渭字下增一而字。或以有字易為入字。明日涇水以入渭。故見渭而濁。何等直截。則其本意易明。亦無唐宋以來之紛如聚訟矣。千載注疏家似此者亦多矣。豈能一一正之。擲筆輟然。附錄於此。

復古說

予近作圭瑁及楮圭之說。亦既申論。史家謬傳之不足信。與古之不易復矣。然圭瑁不過禮器之一端。無

關國之大政與禮之要義也禮之一端不易復古無所綦繫若夫大政要義益關天理民生之正道實不可復古者今雖無思復古之人恐後之迂而泥古者陷於耳食口傳之窠尚有思復之說故為是論以明之

夫所謂國之大政者井田封建及公尸之說是也井田之說董仲舒已知其難封建之說柳宗元論之最悉且自秦漢至今卒無行者其或行之無不立敗

見漢

與茲不贅論若夫公尸之說最為失義非正道自周

未已不行。徒以其類於孝。竟無人敢議及。而朱子方
以為氣與質合。散者復聚。乃為教之至。彼明理之人
也。亦為是謬論。問彼曾行之乎。否乎。況以已之子。為
父尸而拜之。斯為顛倒彝倫之甚。與兒戲何異。且其
子為三四歲無知識者耶。著以衣冠而坐之位。彼且
哭泣跳仆。不成儀矣。為七八歲略有知識者耶。善性
者必不自安。惡性者將嬉戲恣食。或以其父為宜拜
已者有之。將不用其子乎。則其弟其姪。非其父之子
之孫乎。設以遠族叔伯之子孫用之。則益遠矣。與氣

脈相屬有何關涉然此尚以一家言之若夫宗廟昭穆之序不止一人將何以行之止為一室立尸乎抑各室皆為之立尸乎杆格不通有所必然而大小雅公尸皇尸竟公然以為宗廟大典不誠可笑乎夫此猶託於氣脈相關之說而曲禮蓋已知其不可行遂曲為卜筮之說

注曲禮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鄭康成注尸者尊者之處為其失于違則尸

卜筮無父者孔穎達疏尸代尊者人子不為也是曲禮亦知其不可行而鄭康成乃曲為卜筮無父之說

車皆遠就況古乖正理耳大族人至白虎通竟云周多尚可小族人少將何以行之

公祭太山用召公石渠論謂周公祭天用太公此誠

讖語不已。褻瀆神明。而誣周公大失禮乎。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曾言尸也。夫此褻瀆大失禮之事。而以訛傳訛。傳會辯論不已。載之經史。傳之千古。而總無實據。乃後人無敢言其非者。豈不以其謬託鄰於孝乎。孝詎可以偽為哉。漢之賈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明理之人。善於論古。而皆未言及此。余而不言。實自慙為不讀書。不明理矣。遂不顧橫聲去聲議。敘而論之。

像設說

公尸之非禮既明則像設可以申其說焉至詩稱公

尸嘉告鄭箋一以為公尸以善言告之是謂言出於

公尸矣

詩大雅既醉篇公尸嘉告鄭箋公尸以善言告之是通篇皆當為公尸之言公尸以少者

為之則其言不能自為一以為公尸嘉告謂嘏辭也

似又出於祝史

孔穎達疏云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為嘏辭也此即楚茨詩

工祝致告鄭箋所謂以神意告主人使受然既明尸

之非禮則其嘉告乃緒餘可以弗論茲特論像設之

義云

像設之義余以為賢於公尸何言之蓋像者金木土

皆可為之。金木土則無知者也。公尸者。以人為之人。則有知者也。以有知肖有知。彼亦一知也。此亦一知也。如水之與火。其能合一乎。以無知肖有知。則其所祭有知之靈。或附於無知之像設。而享其祭。尚可謂之求於恍惚。思慕倭聞。愾見耳。然總不如神板書位之為得正。相傳像設之說。謂始於離騷。楚辭章句。宋王招魂。云像設君室。設第室法像。此不然也。孔子觀明堂。見堯舜與桀紂之象。或謂出於家語之傳會。越句踐以金鑄范蠡。則實出於宋玉之前也。自離騷有像設。君室之文。後人遂謂設像始於戰國。

時其言未足為據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此與后稷廟堂三城之金人相類馬昭諸儒謂家語一書乃王肅傳會而成同難盡信然吳越春秋紀越王使良工鑄金像范蠡之形國語亦云越王命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是為破臺可據則設像春秋時已有之不始於戰國也諸家入主出奴各是其是之說祇可以理度之而不

可以奇信之若夫國學

孔子之神位書板自合

聖人之正道而

闕里之塑像亦所謂有其舉之不可廢

孔子設像始自漢文翁石

室唐開元後乃有塑像雖不如開元釋奠禮臨時設位之得正然朱子答錢于言白虎洞塑像書但裨席

地跌跳亦不言塑像之非今國學孔子位設然亦神牌而闕里之有塑像亦惟有舉不登云爾

頗合吾所謂以無知肖有知之義或致

憑依受享乎是為說

明哲保身論

大雅蒸民之篇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庸引之善夫朱子之言曰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楊雄說明哲煌煌是占便宜所以被誤又曰若捨身取義處又不如此論而於詩傳則曰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然皆引而未發茲故申而論之蓋保身者保此身

不陷於不義耳。詩之姜仲山甫曰：明哲保身，即繼之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是豈徒以柔嘉維則者哉？且比干諫而死，可謂不能保身矣。孔子稱其仁，未有仁而不明哲者也。唐之顏段、張許，皆不能保其身而捨生取義，所以保其身者愈大，不謂之明哲，不可。朱子所云：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正使後世委蛇取容，與夫覲顏事二姓者，不得藉口。誠云：先獲我心，夫解書所以牖世，賴有此也。近命為貳臣傳，其義亦以是為棘耳。

圭瑁說

圭之名見於夏書之禹錫瑁之名見於周書之王受
權輿於此而虞書之輯五瑞並未明言其圭之名各
別及其短長與瑁底之邪圓也注疏之家多耳食口
傳愈晰愈不明曰近曰更遠予近為石刻十三經序
以為以注疏解經不如以經解經者以此也夫虞至
周周至漢率數千百年其唐宋更無論矣後人據圖
作圭自鄭康成迄於禮樂始闢三禮厥後阮譔夏侯
伏明張鑑梁平楊傑俱有三禮圖至宋初尚有
存者存者尋索義株諸家之說為三禮圖現入四庫全書
今王圭流傳於世者甚多宋製者皆在尋索義之後

成即漢器亦不過因鄭圖而仿已屬贗鼎而瑄則雖有

圖

三禮圖六經圖玉海中俱有瑄圖畫作四式近馬驥作釋史其瑞玉圖則依孔安國書傳鄭刻之說

為作口式說禮家已屬參差俱不過臆也並偽作其器者

亦無也今據其可考者言之鄭康成云

鄭康成周禮注名玉曰瑄

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蓋瑄古字作回易繫辭言天下之道書君奭丕冒海隅出日詩那風下土是冒皆

取覆冒之義雖不言其制而其理為近名玉曰瑄者向所纂三禮義疏中正義條曾引其說

言德能覆天下此猶近理而賈公彥曰見則覆之以

齊瑞信

賈公彥周禮考工記玉人疏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

覆之又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云云前說出尚書大傳後說出孔安國書傳向定

周官義疏存之疑條下載此亦因其說特馬端臨遂增

之曰有不同者即辨其偽馬端臨文獻通考王禮門引舜典下注云諸侯來朝

天子以刻處實其圭首有不同者即辨其偽乃沿孔穎達尚書疏之文夫諸侯既受圭

於天子焉能有偽更訛其傳以為有過者留之三年

六年九年之說此不過竊孟子一不朝則貶其爵云

云之語尚書大傳實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

圭不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則少黜以爵六年

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云云端臨

括其說又引程大昌演繁露舜典謂解五瑞即此執圭而朝者又引程大昌演繁露舜典謂解五瑞即此執

此即此復與其圭以歸者也第有過留之三年不見所

餘而端臨以爲大傳此言極有理乃寡識之尤者

夫不朝是其罪也留圭而

不許來朝復以六年三年爲別其間有何罪乎真成

讖語矣又王搢大圭祭天其圭長三尺

周禮典瑞王爵大圭執鎮

圭以朝日以紫先王王十朋周禮詳說明王應電周

禮傳並於朝日之下注云言朝日則郊天可知按考

王所搢大圭也惟既日搢又日執未如一非尊者所

宜搢圭之則古人亦計夫玉至三尺重物也古之帶最

寬鬆不似今時帶之緊束搢重物於腰間必至落地

反不成敬且天子祇雙手既搢大圭又執鎮圭以祭

其於獻奠之際將何以行禮權付旁人持之更非所以式威儀也。圭之說既明則瑁之形之制可想而知。不過寓義覆冒天下而已。然總以德為要德不能冒。無其器實可有其器適足增愧。瑁之形制既不可考以百圭首辨詐偽其說更不可信。至取義於以德覆冒天下則古聖人之精意不在乎制器而在乎慎德。若有其德即不執瑁亦可。若無其德雖日執四寸更有因圭首有邪有圓之殊而圖其形者。諸國瑁下圓刻邪刻之不同總惑於以百圭首之說公侯伯之圭有瑁以辨其偽。而子男之璧即無庸辨其偽乎。且三等之圭共此一瑁。雖有詐偽烏從而辨而璧徑五寸輪郭正圓。又安能以四寸之瑁冒之。況辨與有辨瑞而無執瑁之文。周禮春官典瑞亦不言瑁考工記玉人

所載鎮圭以下十餘器與圭瑞相合而獨惟言珌之
書後出亦殊不足信總之數十載之下必欲銖計刊
度數千載以上之物遂有珌底圓缺邪缺之異實為
愈致膠輻輳而己入海算沙將何適從不值一喙矣暇著是說以杜千
古之變口

楮圭說

圭瑁之說既明則楮圭之說應繼蓋楮者插也以大
圭之重插於寬衣博帶之間必致落地前說已詳茲
復閱考工記又有中必之說鄭康成以為約其中央
乃傳會以繩繫之不令墮地之義耳即使約之腰間

亦礙所謂周旋中禮之度也。因命翰臣博稽唐宋以

來之制。則自唐至明五代禮儀志皆有摺大圭執鎮

圭之文。

五代之制。因列書於後以備攷。

夫唐宋明漢人也。襲其漢儀

且不必論。至於金。則我滿洲何必襲其謬。且尚偏安

亦覺僭矣。元實蒙古。將以其一統中華。而謬為襲漢

之舉耶。然予總以為其事涉虛誣。未必實有也。何言

之。夫名以物徵。物以實証。唐宋金元遠矣。明則本朝

所繼統者。郊祀重器。不藏於內府。則藏於太常。猶憶

乾隆初間。曾命太常查舊庫物。得蒼壁四。黃琮一。命

貯之乾清宮。至今存無所謂大圭鎮圭也。遍查內庫亦無此二器。然則明時皇帝所搢之執之者為何物耶。以為流賊之亂。被擄掠失之乎。夫流賊賊也。所重者金銀圭璧。不值其擄掠。且太常寺庫之舊璧琮具在。而獨無大圭鎮圭。亦其一証。即果失之。其器必在。人間國朝百五十年。太平天下。其器早出世。市當有人售之。以為貢獻之物矣。則知唐宋以來之禮志。率出虛文。無實事耳。然予之意。更有所切要於是事者。不可不明言也。唐宋明無論矣。金元乃亦襲漢之謬。

且未必實有其事。則何為耶。惟本朝獨無此事。後世迂儒必有議本朝之荒略者。試讀此文。則知措圭執圭之合禮與不合禮。祀

天之在敬德與不在大圭及鎮圭矣。且大圭長至三尺。

出周禮冬官考工記玉人

不易得也。今臣和闐乃易得。唐宋金元

明何以得之。若謂必措大圭執鎮圭以申祀。然後中禮獲。

宥。則本朝無是禮而

四朝繩繼。九寓乂安。擴宇拓疆。中外臣服。蒙

天既為獨厚遠勝彼五代

謂唐宋金元明

斯亦薄海所共知也

是知總在敬德而不在器名不正則言不順亦夫子之志也予之子孫其尚思所以務實哉

周禮考工記 天子圭中必鄭康成讀必為繹謂

以組約其中央

按此祇言有組而不詳措法

唐開元禮 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措大圭

執鎮圭升壇措鎮圭禮畢出中壝門殿中監受

鎮圭大圭

按唐書典服志亦不詳措圭用繹之制

宋政和五禮 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外執

大圭。盥手。搢大圭。盥畢。執大圭。升壇。搢大圭。執
鎮圭。至神位。奠鎮圭。執大圭。俛伏興。又搢大圭。
詣太祖神位。執大圭。宋史輿服志。仿大圭中
必之製。製約圭。縹藉。搢之。紳帶之間。政和二年。
官者譚禎獻古元圭。長尺二寸。中一小好。可容
指。為受組之地。按此亦圭中有好。穿組搢之。紳帶之間。

大金集禮。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執大圭。
盥手。搢大圭。盥訖。執大圭。至壇上。搢大圭。執鎮
圭。至座。跪奠鎮圭。訖。執大圭。進玉幣。搢大圭。奠

訖執大圭還次釋大圭又進饌搢大圭者四

此按

不言
搢法

元史祭祀志

祀昊天上帝皇帝至西壇門外執

大圭就小次釋圭出次執大圭盥手搢大圭盥

訖執大圭至壇上搢大圭執鎮圭至神位奠鎮

圭奠訖執大圭還次釋大圭又進饌搢大圭者

四按此亦不
言搢法

明史禮志

郊祀皇帝搢圭者六一盥手二上香

奠玉帛三奠俎四滌爵五上香奠爵六飲福受

昨。輿服志。玉圭長一尺二寸。刻其上。刻山四

以象四鎮之山。以黃綺約其下。以囊緇之。

按此無大

圭鍊圭之分。其楮圭用囊。

麋角解說

壬午為鹿角記。既辨明鹿與麋皆解角於夏。不於冬。然月令既有其言。而未究其故。常耿耿焉。昨過冬至。陡憶南苑有所謂麋者。或解角於冬。亦未可知。遣人視之。則正值其候。有已落地者。有尚在剝骨。或雙。或落其一者。持其已解者以歸。乃爽然自失曰。天下之

理不易窮而物不易格有如是乎使不悉麀之解角
於冬將謂月令遂誤而不知吾之誤更有甚於月令
者矣然則月令遂不誤乎曰月令之誤誤在以麀為
麋而不在冬之有解角之獸也蓋鹿之與麋北人能
辨之而南人則有所弗能麋之與麀亦如是而已耳
且說文訓麀有麋屬之言而名苑則又曰鹿大者曰
麀羣鹿隨之視尾所轉而往夫鹿也麋也麀也迥然
不同亦不相共羣而處實今人所知者而古人乃不
悉其孰為鹿孰為麋孰為麀則月令不云夏至麋角

解冬至鹿角解為幸矣。而又何怪乎其誤麋為麋也耶。既釋此疑。因為說以識之。月令古書不必易。靈臺時憲則命正訛以示信四海焉。

讀禮記文王世子篇

文王世子記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引仲尼曰。聞之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鄭康成訓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後之說經者多傳會之。孔疏則以為周公之益君於身優饒於德廣大。而黃敏求陳祥道方慤則或

以為周公委曲其身以正其君。或以為迂身非直躬。或以周公抗世子法為致曲。是皆不衷於理。夫周公攝政時。成王已為君。成王不可撻。故撻伯禽以警成王。其理甚正。而其道甚直。初非有迂曲遷就之私。孔穎達疏。申引廣大之釋。委曲煩言。以致經義反晦。偶因檢永樂大典。得陳懋賞集說云。況止於其身以善其君乎。此大人正己而物正之事。語較直截。夫于詮為於。義固當矣。而身字解。尚未能親切。因考古篆身作身。子作𠂔。二字相似。疑或當時傳寫之譌。若作於

其子以善其君。則與周公所行適合。而於理於文。皆無弗合。康成蓋未思及子字之誤。為身字。遂強附訓釋。後儒益從而為之詞。使孔子之言。周公之事。皆不得其正。夫強解以誤後學。不可。乃因強解而誣孔子。並以誣周公。則尤不可。是不容以不辨。但經文沿誦日久。無改正之理。姑記余所見如是。以俟後之考古者。

三老五更說

三老五更之說。不見於詩書。其見於禮記者。蓋出乎

漢儒非孔子之言。惟左傳三老凍餒之文。為最古。然傳謂公聚朽蠹。而三老反不見養。過非與五更相提並論也。注三老五更者多矣。或謂上中下壽。或謂工商農。而不及五更。出左傳或謂明天地人。與五行之事。出白虎通或謂取象三辰五星。出後漢書禮儀志或謂知三德五事者。出鄭康成禮記注各以臆度。不堪僂指矣。至蔡邕獨斷。乃有父事兄事之說。而白虎通之謬。直以為老更各一人。且曰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吁。可怪哉。天子養老。即所以教孝於天下。何至以父事之。且即其說父

一而已。則天子已自有父。今復事一父。是非二父乎。腐儒執虛文而謬大義。真不值一喙耳。豈復解更為叟。謂豕亥之訛。夫叟與老同。既有老。又何藉叟為哉。予以為三者。天地人之數。養老自以三。舉其數耳。若夫五更。則更事之說為近。而五倫五常。莫不具於此。人數不必其備。行之以敬誠愷悌。則中和位育。將在此矣。後儒一切穿鑿之論。何足數哉。

三老記

予既為三老五更之說。以聞諸家之謬。然以三老之

稱數典於左氏其何以稱三老則求其解而終不得其辭茲以三餘之暇書辟雍詩冊有三老之語臨池下恍然悟曰三老之言實出孟子所謂老而無妻老而無夫老而無子此非三老而何孟子雖出左氏後而此語自由古以傳故即繼之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可知文王時即有三老之稱左氏提其綱孟子晰其目耳且晏子對叔向嘆齊之將為陳氏所云公棄其民三老凍餒乃指一國鰥寡獨窮之民之無恤者設以上壽中壽下壽論之豈八十以下之老

即可以弗恤乎。其餘傳會之論愈說愈遠。然總於辟
雍養老興賢有何涉乎。自是而三老之稱徧於鄉閭。
所謂三老董公壺關三老之類不一而足。蓋耆父而
長於鄉者即可稱三老。而非定三人也。夫子三老五
更之說成於戊戌。逮今又六年。求其說而不得。而筆
下偶得之。是不可以不記。且此六年中。何嘗不讀孟
子。而未有會。茲偶會之。益見理不可不日窮。書不可
不日讀。寧渠呈己之是。顯人之非。以為博聞廣識而
已哉。

修道之謂教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人物之所同得然則修道之教亦豈外乎人物之所同得與理之自然乎蓋教也者非如羿之射曠之音鵠之醫秋之奕必待專心致志求其師承然後能得也不過於率性之道修之而已矣故曰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亦惟覺斯民所固有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是則聖人設教原不外五常五倫之正使人各修其道以復其性故曰性相近也若

夫羿之射。曠之音。鵠之醫。秋之奕。則必待習而後能得。則所謂習相遠也。非吾所謂教也。雖然。使自率性之未能。是已。且不能修。又何以教人。則柳宗元所謂若甚憐焉。而卒以禍者。又將甚焉。嗚呼。教豈易言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天地萬物本一體。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其理自然。不待勉強。夫所謂大本不可不立。達道不可不行。豈非教人以戒懼謹獨之意乎。然究而言之。有不可。則有可者在。是尚出於勉強也。出於勉強。則不

能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矣蓋天地本無不位也萬物本無不育也元黃分而清濁奠形色章而動植殊厯混茫以來有不位不育之時乎其不位不育皆自人心不能致中和而然初非天地萬物之過也孟子得子思之正傳故其言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致中之道也強恕而行致和之道也信矣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也

孰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中之理無定在。而中之用甚廣博。一物有一物之中。一事有一事之中。若不擇之審而行之。至則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大舜之執兩用中。非大舜自用其中也。彼兩端之間。自有其一定不移之中。而舜適用之。會衆善於一心而無已。推一心於天下而無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大舜先立一中。以衡其兩端。則是大舜之中。非兩端之中矣。又何能用之於民。而時措咸宜哉。

四得論

昨自避暑山莊迴至御園之作有慙愧德無稱四得之句蓋引而未發茲乃敘而論之

夫子思引孔子之言以為位祿名壽胥因德而得之則知有德而得之者為實無德而得之者為虛若子無其實而得其虛其慙愧可勝言哉蓋予之位

天地之所命

祖宗之所授無是二者予因何而得之亦惟栗栗危懼慮繆厥官遑敢自詡其得以傲物哉至於祿則九寓所同仰萬民所共奉豈啻十目十手之視指哉豪釐

之失。謬以千里。威福玉食。一涉私欲之作。必致越其始而隕厥終。能常保其得乎。若夫名為實之賓。實則賓之主也。居九重之上。臨百辟之尊。孰不以虛言譽之。即今八旬大慶之獻詞頌者。不可僂指數。則此名也。豈其實乎。雖文治武功。微有實蹟之可稱。然無一不由兢兢業業中所出。且恐具其始而失其終。得將不保。敢自怡乎。茲逮八旬。不可不謂之壽。然此壽乃天地默佑。

祖宗延禧。予一人幸逢其會。敢強顏以為有所致哉。且

予五十五年之間無一日因微疾而不理事者求仙
素所鄙即醫理並不識亦惟慎起居節飲食以為養
生之常道耳則又有何術之可得凡此四者皆予所
得而實皆非德之所致也非德之所致則所謂有其
名而無其實忸怩之不暇又何能肆然自居而不疑
方將慎半九十之懼孜孜矻矻以待五年之歸政可
稱全人則惟敬待

天恩而不敢或必者耳著論自警並以示羣臣之獻詞
頌者

四得續論

近作四得之論。非自謙也。蓋紀身之鮮實德與己之所實見耳。然尚有未盡意者。前論切乎已。續論公天下。抑亦有所獨重者耳。

蓋中庸第十七章。子曰。至子孫保之而止。所以戒為天子者。保其位而已。此皆夫子之言。其下四得之繹。意謂子思之語。非夫子之語也。以位言之。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君子之位也。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則聖人之位也。豈必曰天子之位乎。堯舜禹有天子

之德可謂得天子之位其餘皆不可謂得天子之位
孔夫子有聖人之德可謂得聖人之位其餘皆不可
謂得聖人之位也孟子所云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其心未嘗不羨天子之位雖欲行其道之意耶然
非至言也蓋益得益之位伊尹得伊尹之位周公得
周公之位非不得也若孔子必無是語而朱子注子
思此章直以為必受命為天子是亦孟子之遺意耳
予以為後世之亂臣賊子未必非此言有以啓之然
此言非予言之他人不敢言也且自古至今無一代

無天子。是皆得其位者乎。予不敢以得位自居。實因德不勝而滋懼耳。至於祿則自天子以至百辟卿士。皆食祿者也。盡其職。乃可謂之得。鰥厥官。不可謂之得。而其本均不出於修德也。王禹偁待漏院之記。微見其端矣。若夫名乃實之賓。實者德之謂也。無其實而有其名。不滋愧乎。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予謂此語亦未臻。而清流操室中之戈者。非因名有以害之乎。壽則秉來之氣數。所不可強。盜躋壽而顏淵夭。盜躋果得壽乎。顏淵果不得壽乎。古來盡節以終者。謂

之不能得保其壽可乎。茲故申而論之以戒後世之
不務修其德而徒慕四得以反致敗其德。且以靖天
下後世之託聖賢之書。以妄興其欲。有所得之位之
心。有位與無位之人。可不深思所以自處哉。

作是論時。引用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蓋亦斷章取
義耳。予之意。則以天子有天子之位。聖人有聖人之
位。分而言之。然亦非始予意也。蓋中庸上節孔子之
言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已區而二之矣。既而思之。繫
辭本文下。即繼以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

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則天子之事也。似繫辭所指聖人。即天子也。然按諸經。從無尊當時天子為聖人。如後代所稱聖君聖主聖上者。大禹謨乃聖乃神為益對舜稱堯之詞。微子之命克齊聖廣淵為成王對微子稱湯之詞。皆非稱當時天子也。三代上君臣之際。情親而語質。無取乎頌語。惟莊子華封人祝堯。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為當時語。堯固聖人也。是則稱天子為聖人。起於周秦之間。亦如朕之字。專為天子自稱。乃昉自秦也。十翼為孔子作。不

國子監志

卷五十七

御製說經大

五

應繫辭有是語且上繫第十一章莫大乎富貴莫大乎聖人又分著矣歐陽修以擇之不精繁衍叢脞近於戰國後語疑十翼為雜取後世講師之說非孔子所作亦不為無見論成偶思及此并按於後

裁者培之傾者覆之

解是二語者率以裁傾屬之人物培覆屬之天是猶視天與人物為二也子以為天與人物呼吸相通本為一體夫春生夏長非裁者培之乎秋收冬藏非傾者覆之乎四時代運貞下起元天何容心於其間乎

哉人與物胥在乾元一氣之中。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則所謂因材而篤之者也。天之栽培傾覆。一歲所必有。人之栽培傾覆。一生所不能無。是則栽培由自取。培覆亦由自取。惟當順天之常。克己之私。或庶幾乎若必求其裁而避其傾。是猶有吉凶禍福之見於其心者。吾見其不能如四時之運行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者則一。所謂一。乃貫始終。徹上下。無一則九者不行。無九則一者不現。故形而上

者謂之道一所以為九之本形而下者謂之器九所以為一之用蓋有天下之責者皆不可不知九經之必不可離而尤不可不知一之為至要也知其為要則所為基命宥密主一無適必有以立乎大本大源而燕好之私不形乎動靜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於以措行九經蓋易易耳

書中庸九經敬大臣義

中庸九經各具一事皆為天下國家者之要道敬大臣與尊賢其義似同而實不同其歸也原無不同蓋

尊賢者所以籲俊旁求以資啓沃至於敬大臣則所
為敬大臣之職而非謂敬其人而已也且敬者誠也
臣哉鄰哉作朕股肱耳目舜之所以敬大臣也敬者
正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高宗之所以敬
大臣也又敬者畏也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又敬者尊
也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以仰照依乎前二敬其職
而得依乎後二敬其人而失則可知識所謂敬大臣者
敬其職而非其人矣敬其職則必求所以稱其職者
而尊賢其可緩乎予故曰其歸也原無不同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德無不實而所明皆善性而有之聖人也。先明乎善而後實其德。教而入之賢人也。誠者理之當然。明者明其所以然。性即理也。教即所以明理。一而二而一者也。是故誠之外無性。明之外無教。聖人渾然天理無所用其明。而明無不照。謂之所性而有。尚屬強名。則何藉乎教。賢人日月至焉。必待先明乎善而後實之。乃復其性。然明即明此理。實亦實此理而已。夫豈別有所謂教哉。朱子謂與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

字不同。予以為政無不同耳。

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至誠如神。斯已物一貫。無所用其成而無不成。譬之
天地化四時。有萬物。而四時萬物無非天地。故天地
不自見為天地。而誠者不自見為誠也。誠之者則不
然。見有所謂誠。則有所謂已。既有所謂已。則有所謂
物。雖然。已與物。又豈有二致哉。反身而誠。斯盡已之
性。誠精故明。斯盡物之性。然而修身修道。當盡克已
復禮之功。欲立欲達。當盡胞與為懷之量。所謂人欲

盡而天理存。外內合而時措宜。仁也。知也。皆一誠之實理而已。但人道無不當勉而有位與無位者。其成已成物。措施參贊之功。所殊自覺霄壤。是又予所抱歎而刻不能已於懷者夫。

悠久所以成物也

解是章者。率以久為內而悠為外。分而言之。予以為悠久。自是至誠無息之一貫。雖有存內驗外之殊。其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且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可分為二乎。博厚高明。既不可分。則悠久之不可分。不待

辨而明矣。是故天地之德不可見而見於博厚高明。聖人之德不可見而見於悠久。惟其悠久故積累之。至而為博厚。發越之極而為高明。斯則天地之大亦因聖人之至誠無息見之。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悠久所以成物。非子思之述曾子所聞於夫子一貫之道乎。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朱子解此。以為靜就心說。安就身說。夫靜就心說是矣。安就身說。予以為就意說。非就身說也。夫不云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乎蓋靜在心而動在意由靜而動則心正而意誠意誠則安也由是而慮則知致而物格内外交養本末兼施胥止至善之道也是故正心誠意為聖經之關鍵心靜不可見意動有所施施出於誠則修身齊家治國皆由是而推而明明德於天下矣其所得不已多乎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天子庶人其分雖殊而修身則無二致修身者天子之所以為天子庶人之所以為庶人也故中庸曰修

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此以見身為心之所託。而家國天下之本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而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亦云有其本。則末不求而自至。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焉。非云我之修身。所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如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修身非為己矣。庶人無治平之責者。亦可不修身矣。不知人也。身也。心也。三而一者也。心不可見。於身而見人。亦形名以身而名。修身要矣。明德新民。其皆以是為宗乎。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說者以為意者。心之所發。恐有未實。故慎其獨。便是毋自欺。毋自欺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其意。斯語也。引而未發。此其所以為蒙引乎。余以為毋自欺。仍即正心之學也。蓋心之發為意。則心者。意之所自也。自此而好善惡惡。無不盡其誠。則心常快然自足。而好善必為。惡惡必去。設謂誠其意。在毋自欺。是視意與心為二。而所謂自者。又將屬之誰乎。故朱子復申其說曰。毋自欺者。以自己

禁止不為而言如毋不敬非禮勿視之類可謂深切著明矣

日日新又日新

曾子釋新民之義而引湯之盤銘此意最親切蓋湯之銘盤以修身而及正心也曾子之解經文則以治人而及修己也終必由始末當返本故欲洗濯其身者要當先復其心之善而欲教化其民者要當先勉其身之修夫正心以修身者豈有他術哉亦惟克己復禮去其習染之汚而復其本然之善而已蓋習染

之最易害人心如塵埃之最易生室宇日日掃之塵埃未必能盡去日日新之習染未必能盡除日日新又日新如是而已矣若謂新民之道必更有以新之法則是外本內末雖日施訓誡之令有不出於柳宗元之所譏矣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古五倫之要道也夫文王固身歷為君臣父子與人交而各盡其善

者矣。試思人孰不在五倫之中。而各有當止於其善之道乎。是故為君者。匪惟博施濟衆以為仁。即瘁惡弼教之義。亦必當本於仁而出之。所謂止也。人臣之敬。詎其夙夜匪懈。恪恭承旨之謂。即繩愆糾謬陳善閉邪。亦必當本於敬而出之。所謂止也。生事死葬祭之以禮。人子之止於孝。蓋終身之事。非謂無父母即無子之止於善也。若夫父之曰嚴。似殊乎母之慈。而不知父之嚴。正所以行其慈也。至於兄友弟恭。夫唱婦隨。皆與人交之義。而朋友之信。固該其中矣。余故

云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古五倫之要道也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赤子之在母旁形日近而情日接然猶待心誠求之而後不中不遠若夫居九重之上臨兆民之衆勢分相隔委曲莫達其能洞悉民艱呼吸相關使無向隅之歎而皆得養育之資蓋亦難矣故禹稷已飢已溺文王視民如傷用是道也接屋連閣非不麗然民有掘穴挾廬者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然民有菽粟

不接者弗甘也。蓋不樂為修飾豐亨之說。則牧民者或可祛其匿災之心。不肯存惜帑省費之見。則持籌者或可杜其節用之口。如是而猶懼有或遺焉庶乎民隱得通。不中不遠。曾子舉武王訓康叔之言。明立教之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吾因推廣益識其艱。蓋濟一家治一國者。其分小。其事易。而平天下者。其分大。其事難。雖日孜孜朝乾夕惕。猶慮弗克勝任。欲不勉強勤求。其可得乎。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曾子得聞夫子一貫之旨及至門人問之則答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斯二語也學者以之修身而有國天下之責者以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豈有別術哉亦曰盡己推己而已盡己推己非絜矩之謂乎是故老老長長恤孤無非盡己推己之為而初無意於民之興孝興弟不倍也惟其無意而行之以忠恕是以民之觀感亦不知其然而然相與興孝興弟不倍者焉然則曾子之釋經所云絜矩者豈事事物物而絜之哉亦曰

一貫而已矣。

此之謂絜矩之道。

曾子聞夫子一貫之心。傳其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其釋治國平天下。以為有絜矩之道。又申之以上下前後左右。各有所以接之之說。處之之理。而曰。此之謂絜矩之道。蓋矩者。境也。絜者。理也。理也。境也。不外乎一心。境者。心之接理者。心之處中心之謂忠。處理之謂也。如心之謂恕。接境之謂也。一以貫之。豈更外於此乎。然非克己復禮。理境相融。其能

與於此者鮮矣。仲弓問仁，而夫子示之以敬恕。此物此志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蓋言君子於民相關之切，亦猶父母之愛其子耳。設云民有所好，不能自遂；君子從而遂其好焉。民有所惡，不能自去；君子從而去其惡焉。是猶視乎民之好惡，以為則。父母之謂何？細味詩云。

民之父母。大學以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其相關之切。有不待民之好。民之惡。而君子已同其好惡者。此之謂民之父母也。盍亦觀乎父母之於嬰孩乎。啼而知其飢焉。笑而知其愉焉。其飢也。亦憂之。其愉也。亦味之。豈必待嬰孩之自言乎。君子之於民。亦猶是而已矣。故父母之於子。雖竭盡勛勞。初不自謂能盡父母之道。而責報於其子。君子之於民。雖惠鮮懷保。初不自謂能盡君子之職。而責報於其民。夫萬民之心。一大君之心也。董子曰。君心正而天下

莫不歸於正蓋得絜矩之本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故好惡亦近習相遠故好惡亦遠所好之所惡惡之蓋以性近而言非以習遠而言也即以父母與子觀之其孩提懷抱之時性無不近至於成童宜室必以漸而遠且數之多者無過於萬而民之數則不啻萬萬也以一人而同不啻萬萬人之好惡雖至愚亦知其難然此乃以其習遠而言非以其

性近而言也。以性近而言。湛然天理。仁義禮智根於心。雖物至而好惡形。亦莫不以正。又安得有不同乎。如是則飽暖安逸之好。饑寒困苦之惡。所以與民同者。皆其施為經營之末而已。堯之於舜。舜之允諧。夫豈勞勞於萬萬民之各同其好惡哉。